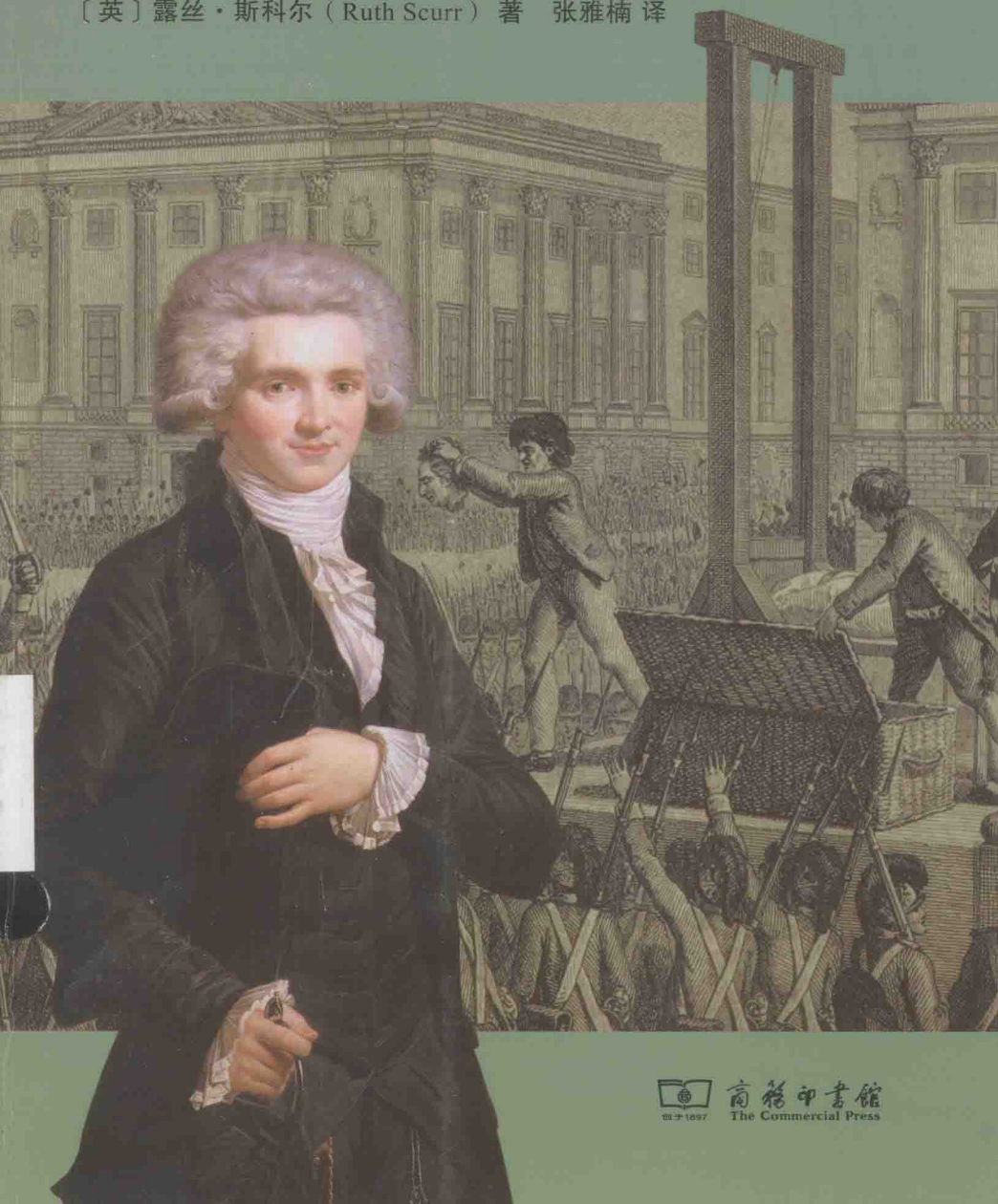


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

Fatal Purity: Robespierr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英〕露丝·斯科尔 (Ruth Scurr) 著 张雅楠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

Fatal Purity: Robespierr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英] 露丝·斯科尔 (Ruth Scurr) 著

张雅楠 译



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 / (英) 斯科尔著; 张雅楠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启蒙编译丛书)

ISBN 978-7-100-08966-1

I. ①罗… II. ①斯… ②张… III. ①罗伯斯庇尔
(1758 ~ 1794) 一生平事迹 IV. ①K835.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157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

[英] 露丝·斯科尔 著

张雅楠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8966-1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890 × 1240 1/32

201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张 17 1/2 插页 5

定价: 68.00 元

Ruth Scurr

Fatal Purity: Robespierr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Copyright © Ruth Scurr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Arranged by Big Apple Agency



马克西米利安·弗朗索瓦·马丽·伊西多尔·德·罗伯斯庇尔
(Maximilien François Marie Isidore de Robespierre, 1758—1794)



律师罗伯斯庇尔

献给约翰

死亡是不朽的开端。

（罗伯斯庇尔最后的演讲，1794年7月26日）

目 录

序 / 001

导 论 / 005

第一部 大革命前夕（1758—1788）

- 第一章 阿腊斯的孩子 / 019
- 第二章 律师诗人回家了 / 043

第二部 大革命爆发（1788—1789）

- 第三章 阿腊斯参选 / 073
- 第四章 叱咤凡尔赛 / 091

第三部 重建法国（1789—1791）

- 第五章 巴黎的国民议会 / 129
- 第六章 立 宪 / 166

第四部 宪法失败（1791—1792）

- 第七章 战 争 / 209
- 第八章 国王的审判 / 257

第五部 恐怖时期 (1793—1794)

- 第九章 与暴力的协定 / 307
- 第十章 罗伯斯庇尔的血色夏日 / 391

尾 声 / 449

年 表 / 453

参考文献 / 459

致 谢 / 487

索 引 / 489

跋 (汪宇) / 549

序

亲爱的克罗克^①,

1

我希望你能够严肃思考一下那段恐怖统治^②时期的历史。我并非指一段浮夸的哲学历史,而是一段混合了人物生平、社会史实甚至闲言蜚语的篇章,一部最贴合那些演员人生轨迹的日志。……

你永久的朋友,

罗伯特·皮尔^③ (1835)¹

收到这封来自相识多年的好友、曾经的保守党首相罗伯特·皮

① 约翰·威尔森·克罗克 (John Wilson Croker), 爱尔兰政治家,《季报》创办者。译者注

② Reign of Terror (1793年9月—1794年7月), 又称雅各宾专政。译者注

③ 罗伯特·皮尔 (Robert Peel), 1834及1841年两任英国首相, 英国保守党奠基人。译者注

尔先生的来信之后，约翰·威尔森·克罗克便立刻收拾起行囊。此次去海边工作，这位著名文人和政治记者竟是撇下了今日在大英图书馆里享受着无上荣光的法国大革命典藏，而只带了一份恐怖统治²时期被判死刑者的名单。伴着海浪在岸边敲击的韵律，他的眼睛掠过那行行冷硬的文字。

22名贫困妇女，很多是寡妇，犯有传播“狂热分子、贵族、牧师及其他英国密探之想法”罪，被送上断头台。

2 9名列兵，犯有“采取用别针刺伤自己双眼的怯懦伎俩而无法携带武器”罪，被送上断头台。

让·巴蒂斯特·亨利，18岁，高级裁缝，犯有“砍倒自由之树”^①罪，被送上断头台。

亨利埃塔·弗兰西丝·德·马博福，55岁，犯有“期待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入侵巴黎及为其囤粮”罪，被送上断头台。

詹姆斯·杜申，60岁，曾经为仆，后为中间商；约翰·索瓦，34岁，工坊工人；弗兰西丝·鲁瓦兹利尔，47岁，女帽工；梅兰妮·坎诺斯，21岁，女帽工；玛丽·玛德琳·薇洛勒，25岁，美发师，皆犯有非法写作罪，被送上断头台。

吉纳维芙·古梵，77岁，女裁缝，犯有“自革命伊始策划各种阴谋”罪，被送上断头台。

① trees of liberty，“自由之树”，法国大革命期间为庆贺革命而大量种植的树。
译者注

弗兰西斯·伯特兰，37岁，犯有“生产毒害公民健康的腐臭葡萄酒”罪，被送上断头台。

玛丽·安吉丽卡·布莱桑，另一名裁缝，犯有宣称“于国无益”罪，被送上断头台。

度假期间，克罗克潜心阅读了那份包含了自1793年3月10日起至1794年7月27日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倒台这段时间内几千名受害者的名单，以及巴黎革命法庭扣在他们头顶上的可疑罪名。他得到了一组冰冷慑人的统计数字：罗伯斯庇尔生命的最后5个月内，也就是他奋力捍卫自己对法国及大革命的无上权威的那段时间里，有2217名公民在巴黎被送上了断头台；可是，在他恐怖统治时期的前11个月内，也仅有399名公民被判处死刑。根据这一统计，克罗克得出了以下结论：死刑的执行数量是随着罗伯斯庇尔本人影响力的扩大而增长的。在他最终成功地消灭掉对手之后，死刑的比例便出现了极大幅度的提升。³ 克罗克惊骇地回忆道：“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成千上万曾经目睹其全过程的人至今依然健在，可这一切却还是那样不可置信，60名受害者分批（法语应该叫做 *fournées*——多么熟悉的词语啊）于同一个清晨在同一法庭受审，然后再在同一下午走上同一座绞刑架。”

虽然皮尔期盼他的朋友能为法国大革命写一本简明易懂的畅销书，克罗克却未遂其愿。1835年度假归来后，他在《季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叙述了自己在海边的沉思。在文章中，他抛出了罗伯斯庇尔留给后世传记作家们的巨大难题：“包裹他人生末

- 3 年的血色迷雾放大了他的形骸，却遮蔽了他的特征。”如阿拉伯神话中的神怪，仿佛出于无处，却突然膨胀为巨大的力量，又转瞬间消逝于无形，留下的唯有无尽的恐怖。⁴

注释：

- 1 克罗克（1967），277页。
- 2 克罗克（1835），565—6页。
- 3 克罗克（1857），384页。
- 4 克罗克（1857），299页。

导 论

没有一种历史背景能与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它鲜活地存在着，灼烧着人类的、历史的、知识界的以至文学界的热忱，不只萦绕不散，竟还迷醉人心，以致于 1978 年，在当今最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孚雷^① 宣称“法国大革命已经结束”的时候，无数法国、英吉利海峡乃至大西洋彼岸的修正主义者竟深受刺激，竭尽所能欲证实大革命尚存。1989 年是法国大革命的 200 周年纪念，恰好在同年，欧洲共产主义宣告失败。新兴的修正主义浪潮将 1789 年时人们的愿景展现在了新一代青年面前——自由、平等、博爱、人民主权、代议制民主、权利及幸福。可仅仅在四年的 1793 年以后，这些美好的希冀便了结于彻底的恐怖：紧急政府与即时处决系统。此外，还有一个人的名字可谓恐怖的代名词，那就是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

4

^① Francois Furet, 20 世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译者注

5 罗伯斯庇尔苍白羸弱，精神紧张，优柔寡断，但坚守原则。在大革命以前，他在法国北部阿图瓦省的阿腊斯城做律师。他曾经坚定地站在受害者一边，并激烈反对死刑。罗伯斯庇尔本是个雄辩家，行文也是咄咄逼人，可力求完美的个性又让他剔除锋芒，恪守着节制而正规的风格。另外，罗伯斯庇尔非常不善于在公众场合发表意见。他穿着低调却一丝不苟，视力不好，思维时常含混不清，总是坚持着自己无趣的生活节奏。就此推断，他本该湮没于法国大革命的无尽喧嚣中，窒息在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人物的包围里。然而，罗伯斯庇尔却变成了大革命最疯狂时期的代言人，他让“恐怖”堂堂正正地成为了共和精神的化身，成为通向他所描绘的那个理想法兰西的必经之路。无论罗氏眼中的理想社会是如何虚幻不可及，在政治上带来了何等误导，从历史上看又是多么稚嫩，他却毋庸置疑地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改写了欧洲的未来。了解罗伯斯庇尔是了解法国大革命的开始，同时也会对我们了解现代欧洲政治诞生时，民主与狂热的令人不安的联姻带来启迪。

乱世出英雄。那些在革命中夺权的平民领袖往往会比在和平年代通过世袭或竞选而当政的领导者更具吸引力。不过罗伯斯庇尔的平凡出身却只是诋毁者和宿敌手中的武器，而非他本人华丽上位的砝码。那个时代拥有太多比他更有天分的革命家、比他更出色的作家和演说家以及无数充满热情的不凡人物。他在整个政治生涯中迈出的每一步都遭受了质疑，从1789年大革命爆发前的三级会议选举，直至1794年走向断头台，而大部分质疑都有理有据。不过，仅仅是对他所不具备的才能或未能做到的事情的总结，绝不足以描述罗氏其人。

罗伯斯庇尔本身和他对那段拉开现代欧洲政治帷幕的历史的贡献都是相当复杂的——一切有关他的说法都将他描绘成了一个怪人，而法国大革命本身亦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那边，在盖着生石灰的无名墓穴中，他身首异处、尸骨未寒；这边，他的个人性格与他在大革命中所扮演角色之间的关系便已成为议论无休的话题。他短暂的政治生涯虽足以以为他在世界历史中博得一个恒久的席位，却又不足以让后世盖棺定论，还他一个或荣或辱或荣辱参半的名声。

对他的敌人来说——活着的或是死了的——他永远是血腥的：第一个现代独裁者，“恐怖”的发明者和实施者，扼杀了千万条生命。一位侥幸保住了性命的政敌如此预言：

历史不会在这个魔鬼身上费多少口舌，只会留下寥寥几句：“这一次，法兰西可谓坠入了不堪的深渊，以致这样愚蠢而软弱的嗜血狂徒竟让所有公民在他的独裁暴政下颤抖。120万战士用鲜血捍卫了共和国的荣光，却被他的淫威践踏。”¹

6

毋庸置疑，恐怖统治一经完结，诽谤与诋毁必将紧跟其后。然而用“嗜血狂徒”四个字来形容那个在大革命之前曾竭力反对死刑的挑剔的律师，在战争席卷欧洲时坚持立场的雄辩的和平主义者，着实难以令人满意。另一方面，他的朋友们遮盖在他身上的玄妙的荫蔽——保守，神秘，原则性极强，第一个现代民主主义者——亦不合适。对他们来说，这位能预测未来政治秩序的先